

散文系列

散 文 心 情

· 尤今生活手札 ·

第2版

108

心情出版人: 小庄

心情创作人: 尤今

心情设计人: 刘瑞政

编辑策划: 小庄

校对: 心情创作人

出版: 心情工作室 *FEELING ASSOCIATES*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3A, Tyrwhitt Road

Singapore 0820

Tel: 2963-615

Fax: 2917-576

ISBN: 981-00-4126-8

总发行: 心情小站 *FEELING STATION*

Crawford P.O. Box 720

Singapore 9119

印刷: 松印务

CHUNG PRINTING

出版日期: 1992年12月 (初版)

1993年3月 (第2版)

474100 I 339.65
010=2

《散文心情》目录

4	楼上有楼	100	灶
10	家	104	蚊帐
16	桌布	108	花魂
22	食物盒子	112	企鹅回家了
26	胡子上的岁月	116	盛妆的皇后
30	无声的约会	122	彩虹和清溪
34	含笑的城市	136	沙漠的悲欢岁月
38	湿菜市与干菜市	150	字蕾初绽
44	曾经挫折话考车	154	另一种赞美
50	玩具火车	162	电脑世界快乐多
54	稿纸后面的男人	168	温柔的震撼
62	她押了一生的岁月	178	冰心啊冰心
74	小辣椒	184	笑眼看世情
80	香伯	194	附录一：新华文坛的荣耀
86	符大娘	199	附录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94	飞机上的奇遇		

自序

我是一块海棉。

我把自己整个地浸在生活的海洋里，贪婪地吸收生活里点点滴滴的经验。

当海棉的吸收力达到了饱和状态后，我便通过纸和笔，淋漓尽致地把含在海棉里的感情化成字、化成句、化成篇。

我不爱写虚无飘渺的风花雪月、更不爱为赋新词强说愁。

我不爱以道貌岸然的面具来装饰自己、更不爱舞枪弄剑摇旗呐喊。

每一篇散文，都是我现实生活的记录。

每一篇散文，都是我真实情感的渲泄。

在读者的面前，我呈现一个真诚无伪的我。

在创作的园圃里，我仅仅只是个朴实的庄稼人。我把双足稳稳地踏在散发着泥香的大地上，诚诚恳恳地照顾我亲手种下的每一株秧苗，替它浇

水施肥、为它抓虫除草。辛勤过后，当田地里的稻穗转成了悦目的金黄色时，我便与他人从头细说耕种生涯种种，再与别人一起分享稻谷飘香的快乐与满足。

常常有人慨叹日常生活苍白无色，灵感不来、秃笔生锈而不得不在创作上缴交白卷。然而，我个人认为：平凡的生活里，自有闪烁生光的题材任你去掇拾；细小的砂砾中，恒远地藏着一个丰富的大千世界。

收在《散文心情》一书里的二十九篇散文，写的都是平凡世界里的平凡事。

我写亲情、友情、旅情、家情、国情。

是这种种情愫，化暴戾为祥和、化干戈为玉帛；也正是这种种情愫，使整个地球充满了恬丽温馨的气息、使整个大地溢满了和谐融洽的气氛。

把这种种情愫变为篇篇散文，无非是让读者分享「心中有爱」的那种隽永的快乐。

这一系列散文，在出版成书前，曾发表于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

各大报刊杂志，其中许多篇章也为美国世界日报和欧洲文摘所转载。

把广州暨南大学潘亚瞰教授和四川文艺出版社副编审段百玲女士所写的评介文字收在附录里，借以自勉。

《散文心情》一书的出版，必须谢谢《心情工作室》的小庄。

尤今

一九九二年一月

楼上有楼

我攀爬的是「文字的楼梯」。它没有尽头，层层相叠，连天而去；原本以为「更上一层楼」了，岂知「楼上有楼」；上、再上，依然还是有「楼上楼」。尽管楼顶永远可望而不可及，可是，我已下定决心：这一生一世，不会让我自己慵懒地坐在梯阶上歇息。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六日 台湾《中央日报》

在记忆里，第一道通向我居处的楼梯，是非常原始的。

木质的，不很牢固，有时，步子踏得重一点，整道木梯，便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偶尔下雨时，木梯便会发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腐朽味儿。

那时，是爸爸经济境况最差时。家在怡保，爸爸失业居家。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建在河畔的浮脚屋里。邈里邈远的河水，长年长日的流动着，那潺潺的流水声，好似生活里一支呜咽的悲歌。



楼梯，是每天都上上下下的，晴天时，踏在上面，它「伊伊呀呀」地响；跟在后头的母亲，总是殷殷嘱咐：

「小心呀，不要跌倒！」

雨天时，泥泞一片，横流的污水，肆意侵蚀木质脆弱的楼梯，母亲撑着雨伞带我出门，一边走一边说：

「小心呵，不要滑倒！」

童年的我，便在这种「小心翼翼」的情况下，和这道简陋的木梯建立了一种亲密而不美丽的关系。

虽然没有比较，但是，很直觉的，不喜欢这道木梯；觉得它象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儿，奄奄一息的苟延残喘。把脚踏在上面时，老是担心它会突然「断气」而整个地崩塌下去。每天上上下下时，总紧紧的抓着木梯旁的扶手，把扶手那粗糙的木质都磨滑了。

很幸运的，在木梯还没有倒塌之前，我们便迁离了这间浮脚木屋。

这一迁，便老远的迁到了新加坡来。

住在一间租来的大房间里，大房间位于顶楼而楼高四层。没有电梯，上下全靠「腿力」。

和怡保河畔的那道木梯相较，这是「风味」全然不同的楼梯。

是水泥铺设而成的，牢固而安全。不很干净，梯阶上这里那里常常有散落的纸屑、烟蒂、果核；但是，晴天雨天，它都不会以腐朽的臭味来污染我的嗅觉，单凭这一点，便足以让我对它产生好感了。

我真正喜欢的，是这一座大楼后面的那一道可爱的螺旋梯。窄窄的梯级，风情万种地扭来扭去，远远望去，好象是一条蜿蜒地爬行于半空中的蛇。

在螺旋梯上上下下，觉得自己在玩一项神秘有趣的游戏：明明以为来到了梯阶的尽头而尝到「碰壁」之苦了，可是，轻巧地拐一个小小的弯儿，眼前又有了新的去路；长大了以后，才晓得古代的诗人老早老早就为这样的一个小游戏写下了千古流传的佳句：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小小的螺旋梯，竟在潜移默化情况下给了我异常宝贵的人生启示。那时候，读的是下午班，放学时，天色已昏暗，背着书包沿着螺旋梯走回家去，很疲劳，但是，仰头看到万户灯火阑珊、家门在望，双脚便不由得加了劲，而脚下的螺旋梯，在感觉上便变成了美丽已极的「云梯」，然而，拾级而上，不是为了撷取浮在云端那虚无飘渺的荣华富贵，仅仅只为了投入家门里静静伫候着我的那一份恬然的温馨。

两年后，又搬家了。

这一回，迁进了政府组屋里，落户于第十三层楼，出入都以电梯代步。楼梯，已不再是我回返家门唯一的通道了。只有在电梯损坏时，我才勉强利用楼梯上下出入。平时缺少运动，上下十三楼对于我来说，是一项很大的苦差，在臭汗淋漓中踏入家门，恨透了那一道苦苦折磨我的楼梯。夜晚外出更糟糕，尽兴归家时，万户灯火灭，只有楼梯口一盏盏半明不昧的灯不情不愿的亮着，一级级冰冷坚硬的梯阶，好象要把你引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攀爬着时，心中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恐惧感，老怕楼梯转折

处的角落头会突然扑出一个披着兽皮的人，怕着怕着，拖在身后的那个孤寂的影子，竟好象灌了铅，重得使人举步艰难；一直捱到跨进了门槛，吊得老高的心，才「卜」的一声掉下地来。

以后，辗转又搬了几次家，都是住在高楼；我和楼梯的关系，一直都是难分难舍的。

结婚后不久，买下了一幢双层的洋楼，生活才算整个地安定下来了。

依然有楼梯，楼梯在屋里。

请了双亲来吃饭，这时，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已是华发满头了。当她们以蹒跚的步履上下楼梯时，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在他们后头清晰地响起：

「小心啊，不要跌倒！」

当这两句话冲口而出时，我才恍然惊觉：几十年岁月，竟在弹指之间匆匆流走了；过去，我是嗷嗷待哺的巢中雏鸟，而今，我羽翼丰满，双亲却已垂垂老去了。呵，我愿以我所拥有的一切来回报父母以半生岁月抚养



我成长的那一份辛劳；然而，父母曾经给我、而今依然持续的那一份爱呵，即使穷我一生的努力，也还是无法偿还的！

目前的我，每天依然很努力的在攀爬楼梯。这道楼梯，不是木质的、也不是水泥建的；它是以笔划来铸造的。

更明确地说：我爬的，是「文字的楼梯」。

它没有尽头，层层相叠，连天而去；原本以为「更上一层楼」了，岂知「楼上有楼」；上、再上，依然还是有「楼上楼」。尽管楼顶永远可望而不可及，可是，我已下定决心：这一生一世，不会让我自己慵懒地坐在梯阶上歇息。

家

正是晚膳时分，家家户户，灯火明亮，饭菜诱人的香味，一缕一缕地从屋里飘散出来。小孩的笑声、电视的嘈声、碗碟碰撞所发出的脆亮的响声、男女主人欢畅的谈话声，构成了一支最最平凡而又最最动人的「生活交响曲」。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台湾《中央日报》

决定结婚之后，和詹到处积极的物色屋子。几乎把铁鞋踏破，才从报上的招租启事当中选中了位于纽顿圈的一幢公寓。

三房两厅，家具全由屋主供应，面积宽敞，布置雅洁，一看便喜欢。

由于旧的住户还未迁走，我们必须等上一周。

在这一周里，詹驾车载我到外头兜风时，兜呀兜的，往往便会不由自主的兜到这儿来，看。



我们打算租下的那幢公寓，在四楼。两个人，站在楼下，仰头上望。

正是晚膳时分，家家户户，灯火明亮，饭菜诱人的香味，一缕一缕地从屋里飘散出来。小孩的笑声、电视的嘈声、碗碟碰撞所发出的脆亮的响声、男女主人欢畅的谈话声，构成了一支最最平凡而又最最动人的「生活交响曲」。

最近这些日子，婚期逼在眉睫的那份忙与乱，使我们两个人的心，好象揉成一团的纸张一样，布满了疲累的褶皱。现在，这一阙悦耳的生活交响曲，崢崢琮琤地流进了我们心坎里，对于家的温馨，我们都有了强烈的向往与美丽的憧憬。

建立了单单属于两个人的家园，入夜以后，屋里也有朦胧的灯光、也有飘浮的饭香。

饭后，两个人出门去散步。住宅附近，种了很多很多高大魁梧的青龙木，一簇一簇淡黄色的花儿，在枝上悄悄酝酿一季的香味。我们在暗香浮动的小径上漫步，喁喁细谈当天生活的种种感受。喜，毫不吝惜的让对方

分享；忧，毫不犹豫的让对方分担。兜着满怀花香回返家门，泡茶、茗茶；读报、看书；有一种无声的甜蜜。

正当我以为我会这样安安乐乐的过完一辈子时，詹却在结婚以后的第三年作了一项重大的决定。

他接受了公司交给他的的一项艰巨的任务：到沙地阿拉伯去工作三年。接下任务后的第二个月，便只身飞往大漠。

他一走，在纽顿圈的那一个家，立刻变得干瘪瘪、皱缩缩的。那一份清冷无人的幽静，变作沉沉地凝在心头的压力。每天放工后，双足好似上了锁链，举足乏力。有时故意在外头磨磨蹭蹭的，挨到三更半夜，才勉强回家去。这时，家对我而言，已经变成了一所冷冰冰的旅舍了。有时，在楼下不经意地仰头上望，看到窗口那一大片阴森森的黑，整颗心，便好象失去了重量，虚虚虚虚的，往一个无底深潭直直直直的堕了下去；低着头，爬上了四楼，掏出锁匙，但是，试来试去，老是插不进匙孔，双目涩涩的，伸手一触，冰凉的眼泪，已流满双颊。



曾经千次万次设想过婚后的家，但是，在千张万张虚拟的图画里，没有一张是这么样的。

一年过后，我申请无薪假期，飞赴大漠与詹会合。

詹住在一间两房一厅的小白屋里，屋子建在山脊上。

过去，纽顿圈的那个家，纯粹是以玫瑰铺成的，可是，现在，沙漠中的这个家，处处露着荆棘的尖刺。

过的是平静已极的家居生活，内心却有着惊涛骇浪似的挣扎。

到沙漠后不久，詹就飞到几百里以外的地方去开会，留下孤独无依的我，对着因水土不服在病榻上呻吟的稚龄孩子。屋外沙浪来袭，满天满地都是浑沌不分的尘土，来势汹汹的、一波一波的打在窗槛上，狂风的呼啸，好似野兽的怒吼，薄薄的门扉，格格作响。当时心里那种孤单已极、惧怕已极的感觉，现在回想，依然感到战栗。

几天后，詹回来，屋外，满天满地都是明晃晃的阳光，他的脸上，细碎碎的，都是阳光、都是笑。我和大病初愈的孩子，站在门口，看到他

提着轻便的行李快步朝小白屋走来，直想扑过去，倒在他身上，放声大哭，告诉他：这种生活，我过不下去了，实在过不下去了。可是，看到沉沉地压在他两肩上的工作压力，看到此刻露在他脸上那一份无法掩饰的疲乏，那句话，我不忍，也说不出口。几乎是使尽了全身的力量，我才控制了我自己，以微微发抖的唇，挤出了一个苍白的笑，说：「你回来了。」

我原本是温室里的一支小草，大漠那一段生活，逐渐的将我点化成一株仙人掌，让我对环境生出了强韧的适应能力。

我深深地了解：一个美丽的家，除了在丈夫归来时，为他亮一盏灯、烧一桌菜以外，还得加一个笑脸。在某种特定的环境里，眼泪，是必须强烈地忍着、忍着的。

从大漠归来，我的生活才算纳进了正常的轨道。

我们有了一幢心目中想要有的那种屋子。我在屋子前面的庭院栽种了一整排粉红和枣红相互交错的九重葛，微风过处，花影晃动，连落在地上的影子，也染上了缤纷娇丽的色泽。